

九鼎又愣了一会儿，
一手抓了一个红蛋，
高高地举着，
冲出了院子。

太阳很好，阳光灿烂。
天空洁净，
显得无比高远。

林子里，荷叶间、草丛中，
鸟叫虫鸣。
万物青青，
透出一派新鲜的生命。

4B^级

曹文轩

经典美文
分级悦读

天堂的眼睛

曹文轩

著

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
PUBLISHING HOUSE

国家一级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天堂的眼睛

TIANTANG DE YANJING



曹文轩

著

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
PUBLISHING HOUSE

国家一级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堂的眼睛: 4B级/曹文轩著. —青岛: 青岛出版社, 2011.1

(曹文轩经典美文分级悦读)

ISBN 978-7-5436-6707-5

I. ①天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②儿童文学-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10261号



书 名 天堂的眼睛 (4B级)

丛 书 名 曹文轩经典美文分级悦读

著 者 曹文轩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77号 (26607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-80998664 传真 0532-85814750

策划组稿 谢 蔚 刘耀辉

责任编辑 刘耀辉 电话 0532-80998622

封面设计 乔 峰

全书插画 飞虎漫画社

制 版 青岛人印设计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青岛海尔丰彩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2月第2次印刷

开 本 32开 (890mm × 1240mm)

印 张 5.5

字 数 12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436-6707-5

定 价 16.00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免费服务电话 8009186216

(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。
电话: 0532-80998826)

本书建议陈列类别: 儿童文学



目录

CONTENTS

海牛..... 1

月白风清..... 27

十一月的雨滴..... 45

白冢..... 7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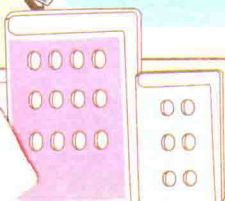
一泓大鱼向东游..... 85

疲民..... 91

天堂的眼睛..... 99

韩国版《根鸟》序..... 105

莺店..... 109





海 牛

牛卧在地上，它也在仰望着星空。夜色里，那两只眼睛，
闪着生动的光彩，两只犄角显得更长，更美。
月色在它迷人的黑色的剪影上笼上银色的光圈。

—

他家要买牛。

这里往西三百里是芦荡，往东三百里则是大海。这里用的牛分两种，从芦荡引回来的叫“荡牛”，从海边引回来的叫“海牛”。荡牛躯壳瘦小，力气单薄，一个小小的石碾子就会拖得它直喷鼻子，嘴边光泛白沫，肩胛像沉船一样倾斜下来。这种牛使人很有点儿瞧不起。“嘻，荡牛！”连孩子们都常用大拇指按住

鼻子，不断扇动其他四指，表示深深的蔑视。它们只有一点好处：价贱。海牛是海滩上野放的牛，啃啮海滩上的芦苇长大。这种牛骨架高大，体格健壮，脾气如同它身边的大海，暴烈、力大无穷，沉重的铁犁插进再硬的泥土，它也能拉起来撒蹄飞跑，溅起一团团黑色的泥浪，累得扶犁的大汉气喘吁吁、大汗淋漓。这牛往那儿一立，就显出一股昂然之气。握着这种牛缰绳的主人，脸上则会显出一派矜持和傲气。

他家有了一片地，一片荒地。

祖母说：“我要给孙子买条牛。”

买海牛。

祖母颤颤巍巍地捧着藏钱的黑陶罐，问他：“真不念书啦？”





“我已经说过了，没考上高中。”

祖母是个十足的瞎子。但此刻，她的眼睛里却分明透着疑惑：老师曾不止一次上门向她夸耀过她孙子的成绩，怎么没考上？

他的头因为难过而低垂……

天底下，他唯一的亲人就是瞎祖母。父亲在他三岁时暴病身亡。仅隔一年，母亲又得病去世了。母亲下葬的那天，祖母把像小鸡雏一样哆嗦着的他紧紧搂在怀里。坐在妈妈的棺材远去的路口，祖母用手抚摸着柔软而发黄的稀发，凄苦的面孔冲着阴沉的天空，只对他说一句：“别怕！”

瞎祖母，独自一人，居然把他利利落落地拉扯到十五岁。

现在她衰老了。

那天，她捶着搓绳用的稻草，捶着捶着，榔头从她无力的手中滑脱出来，砸在了另一只发僵的手上，皮开了，紫黑色的血从手指缝里一滴连一滴地落在金色的稻草上。她哆哆嗦嗦地摸起榔头还要捶。他一眼瞥见了血，跑过来抓起了她的手，用嘴唇轻轻地吮净了她手上的血迹：“你怎么啦？”祖母眨着眼睛，笑了笑：“榔头掉下来了。”他第一次仔细地打量着祖母：她的两个瘦削的肩胛高高耸起，麻网似的一头白发飞张着，暗黑色的脸上布满横七竖八的皱纹，牙齿脱落了，两腮瘪陷下去，嘴角因承受不住面颊肌肉的松弛而低垂，双手的骨节变得粗大，弯曲着，不易伸直，也不易收拢。

她的身后堆着一堆草绳。



他松开她的手，拉过绳来看：她的手由于缺乏足够的力量，绳子搓得十分稀松，像根软带子。他双手捏着绳子一拢，那绳子便分为两股。而在过去，由于绳子带着一股含蓄的力量，立即会拧成麻花。人们总是夸祖母的绳子：“像根铁条似的。”

现在，她的绳子大概卖不出去了，身后竟堆了那么高高的一堆。

他丢下绳子，垂头走到阴凉的河边。

第二天，他把那些闭着眼睛都不会做错的题目，错得一塌糊涂……

“你怎么会考不上呢？”祖母盯着他。

他说：“把你攒的钱买条海牛吧。”

祖母从未见过自己一口饭一口水抚养大的孙子究竟长成了什么样子。她伸出手去，在孙子的身上摸着。

他有点儿不好意思。

他的身体还没有发育成熟，单薄得像片铁片，脖子、胳膊、腿，都是细长的，胸脯还是孩子样的扁平，但挺得很直，很有力感。眼睛既深又亮。整个儿看上去，像是一把过于锋利的刀削出来的，瘦，而有精神。

祖母把黑陶罐递给他：“够买一条牛啦。”

“数数吗？”

祖母摇摇手。十几年里，她无休止地搓着草绳，卖掉，一分一分地投进黑陶罐。这钱一分一分，不是从她的手上过的，而是从她心里过的。她忘不了这个数目：七百块！

“就请你德魁大叔帮咱下海牵回一头大牛来吧。”祖母被这件大事所激动，所兴奋，显得精神蓬勃，那对瞎眼似乎也在熠熠

发光。

“干吗请人呢？”

祖母摇摇头。她舍不得，也不放心让她唯一的、才十五岁的孙子去干这样艰辛的大事。去，坐汽车一天；回，得赶着牛，日夜赶路也得三天。再说，她是一个瞎子，和孙子合用一双眼睛，她也离不开他。

“我看不见，烧呀煮的，一个火星进到干柴上，这茅屋……？”

他不吱声。晚上，他把祖母托付给好朋友们，夜里，带着钱悄然离开了家门……

二

海边的人一律用惊奇而又不信任的目光迎接了他：“买牛？就你？”

“不缺你们一分钱的。”依旧带着稚气的脸一阵臊红，他用十分硬气的话呛得那些海边的人面面相觑(qù)。

一个皮肤闪着古铜色光泽的大汉站在他面前。他的腿，短而粗，宽阔的肩膀平直得像条木杠，胸脯厚得像堵墙，胳膊上的肌肉隆起，形成两个球形，一双小眼，透出一股海边人才有的野蛮。他嘲弄地一笑，把他带到海滩。

一片粗硕的芦苇，郁郁苍苍。茅草在海风中抖索。透过芦竿的空隙，可以看见大海在闪光。乍看，海滩是沉寂的。但大汉一声轰雷般地吼叫，芦苇丛中卧伏着的牛被惊起了，宛如一座座黑色的山峰平地突然升起。随着大汉又一声吼叫，那些山峰运动起



来，聚向一处，朝远处的大海边凶猛地奔腾，芦苇在劈开，在折断，在牛们的践踏中发出“咔吧咔吧”的爆裂声。

大汉拉了他一把，用粗臂分开芦苇，跟着追去。

他紧紧地跟上。

牛群被一直逼到海与芦苇之间的一块空白的褐色地带，挤成一团，潮湿的海滩上留下无数混乱的蹄迹。

大汉坐下了，只给他一个脊背：“喂，要哪一头？”

他没有立即回答，用大得出奇的眼睛望着这令人激动不安的牛群。那些牛的一对对凸眼，琉璃球一般发亮，透出一股不可拘束的野性。被海风吹成金黄色的牛毛，在阳光下闪烁。牛蹄坚硬的叩击，震得海滩微微发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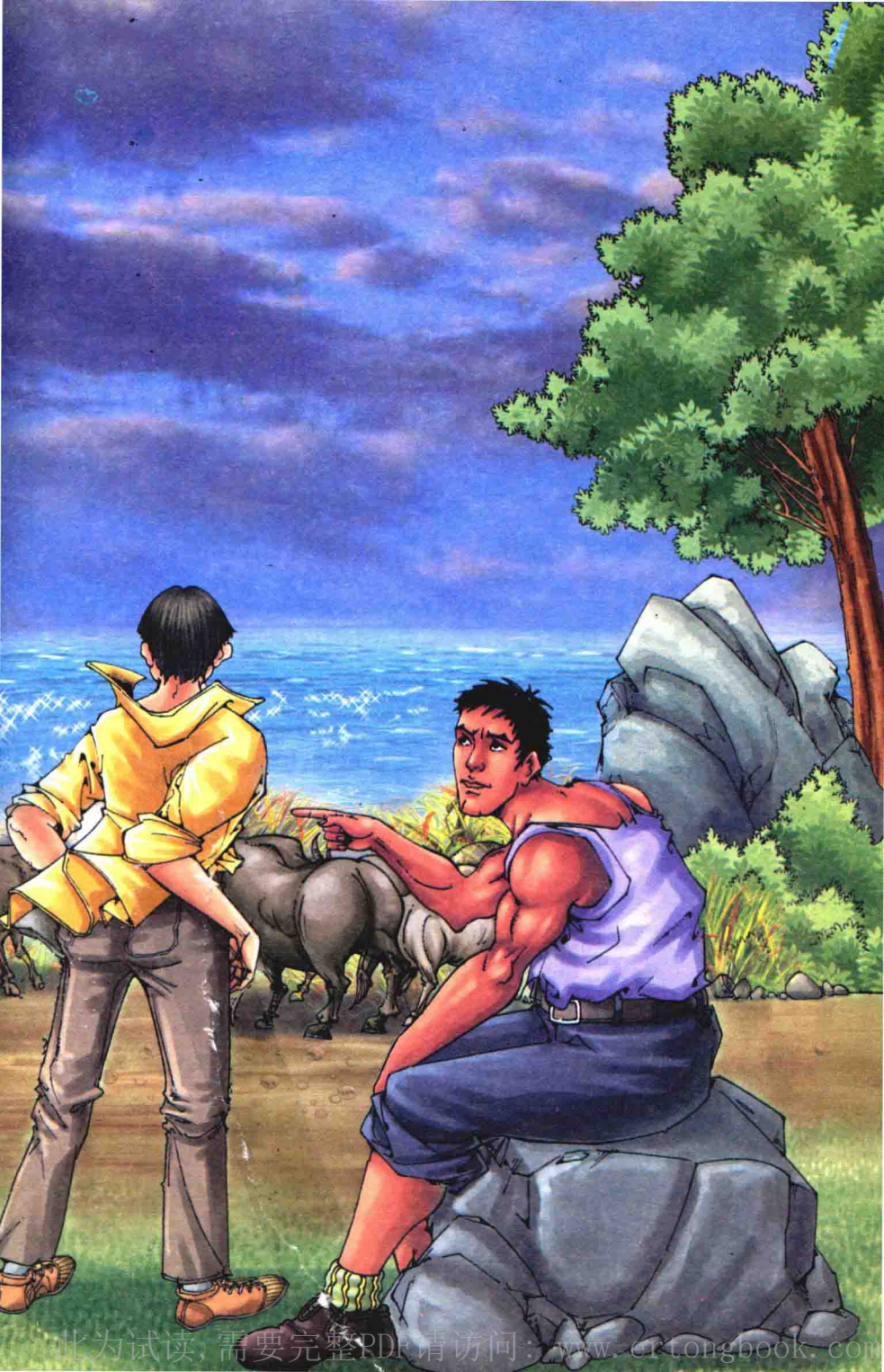
那是一块块铸铁，一个个走雷，一团团力量。

“到底要哪一头？”

他仍然不作回答。十五岁了，十五岁的人办事当然得有几分样子了，得稳重、老练。

青灰色的天空，与远处的海水连接在一起，又猛然朝这边人的头顶上方高高地飞腾上去。一团团铅色的云，仿佛是远处的波浪腾入天空，被风推着，直朝人的头顶上方漫涌过来。无涯的大海汹涌沆漭，发出一片惊心动魄的澎湃之声。一排排巨浪，朝岸边滚动着，浪脊巍然耸起，形成一道道暗绿色的拱墙。压过来了，轰然摔在沙滩上，“哗哗”崩溃了，留下一片白沫退下沙滩，又一道拱墙耸起，倒下……

他竟忘了他是来买牛的，久久地看着猛烈、癫狂的大海，转而又看着那群风餐露宿在海边、听着涛声长大的剽悍大牛。海风不住地掀动着垂挂在他额头上的粗硬的黑发。



“你还买不买了？”大汉说。

他站起来：“我要最高、最大、最凶的那一头！”

大汉古怪地一笑，朝他点点头。

他立即毫不含糊、报复性地也朝对方点点头。

大汉从地上弹起，朝牛群冲去。牛群炸了，四处奔突。一头小牛犊跌倒了，“哞哞”地惊叫着爬起来又跑。“哞哞”的牛蹄声汇集在一起，变成“隆隆”的巨响。

他的眼睛紧紧盯着一头鬃毛亮得发黑的大牛紧追不放，牛闪电般地从他身边不断闪过。

他站着不动。

那条大牛直朝大海扑去。在蓝白色的浪峰和高阔的蓝天映衬下，这家伙显得十分威武。

“就是它！就是它！”他在心中叫着。

大牛冲到了海里，一排浪头打过来，它忽地消失了。当海浪在它身上碰成碎末散落后，它昂首天空，响起重浊的“哞哞”之声。那声音和飒飒波声融合在一起，让人心颤。

大汉追了过去。它沿着海边浅浅的潮水疾跑，溅起一路水花，一直溅到大汉的脸上。大汉急了，解下挂在腰里的一圈绳索，“呼”地飞出去，绳圈不偏不斜地套在它的颈上。大牛把大汉拉倒了，但它也双腿跪在了沙滩上。不等它跃起，大汉已一跳而起，扑上去骑到了它颈上，用手抓住了自它幼年时就穿在它鼻上的铜栓。大牛站起来继续跑动，并用力甩着脑袋，企图把大汉甩落下来。大汉一手死死地抱着它的颈，一手迅速地在铜栓上扣上了绳子，然后抓着绳子的另一头往旁边一跳。缰绳一下子绷直了，那牛从鼻子里发出一阵痛苦得叫人难受的嘶鸣，以大汉为圆

心，蹦跳着打着圆圈。大汉慢慢收紧绳子。它暴躁地跺了跺蹄子，用犄角掀翻了几块泥土，终于站住了。

大汉气喘吁吁地牵着它走向他：“喂，行……行吗？”

他望着它：眼睛呈黑色，鼻孔喷出的气流冲倒了两旁的野草，一对如大象巨齿一般的犄角有力地伸向两侧，然后拐了个很优美的月牙弯儿，角质坚硬，闪着黑光，角尖锋利得叫人担忧，它的身体仿佛是金属的，用巨锤砸出来的，胸脯宽阔，胸肌发达，显出一团团强劲的肉疙瘩，脊背的线条几乎是用刀削出的一条直线，粗长的尾巴一刻不停地甩动着，发出“叭叭”的声音，把芦苇打得七倒八歪。

有那么片刻的时间，他有点儿胆寒了，用双手抱着肩。然而，当看到大汉那逗弄的目光时，他说：“回村吧。”他的声音分明在发颤，麻秸般的细腿禁不住地抖动。

显然，大汉看到了。大汉笑笑，把牛牵到了村里。

众人围过来观看。

大汉问：“你真要吗？”

“我已说过了。”

“七百块钱。”大汉把众人商定的价格告诉他。

他立即用手抓住了用绳子拴在脖子上的钱包，紧张地望着大汉。

“有这么多的钱吗？”大汉咬着厚嘴唇笑笑。

他又望着众人，钱在手里攥得更紧了。

大汉吹了口气，对大家说：“算了，让它重回到海滩上去吧。你们就不想想，大人们怎么会把哗哗的七百块票子搁在这么个小毛头身上？我只存心拿这个小蛋儿开开心罢了。”大汉又转



向他：“喂，你长这么大，才摸过几个钢镚儿呀？你数数能数到七百了吗？啊？你买牛？去，还是找孩子和小狗们玩儿去吧！哈哈哈……”说完他就要解掉牛绳。

那些海边的人都张嘴大笑：“哈哈……”

他一把抓住牛绳，用尖利的牙齿一口咬断线绳，把钱包丢在地上。

“嗨！”大汉闭起一只眼睛看着他，像瞄准什么似的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捡起钱包，举在手里，朝众人叫道：“你们看呀！”当他见到厚厚一叠票子时，脸刷地红了。

他讥讽地耸了耸鼻子。

大汉不住地用手指蘸着唾液，点完钱，他尴尬地笑着。

他睥睨了大汉一眼，牵着牛，拨开人群就走。

一位老汉拄着拐棍：“他能把这个畜生引回家吗？去个人，帮他送回去吧。”

大汉追上去，不再嘲弄，一派诚意：“好样的，小老弟！我喜欢你！不过我还得帮助你把它送回去。”见他不答理，大汉连忙说：“不是瞧不起你，这牛太凶！你……你没有这把力气。”

“我能！”他紧紧地牵着牛绳。

说也怪，那家伙不躁也不怒，温顺得像匹母马似的跟着他。

“那你身边还有钱回家吗？还还价吧！”大汉说。

他回头看了看大汉：“有。”走了几步，他又回过头来，用手在嘴边做成喇叭：“大叔，你刚才逮牛可逮得真好看——！”

这声音在旷野荒郊上飞扬。等袅袅余音消逝在苍茫里，荒原一片静穆。他们长时间对望着。然后，他深情地一点头，掉转身去，沿着大路，向西走了。牛在盐迹斑斑的黄泥路上烙下一个又

一个深深的蹄印。

大汉向他不断地摇动着手，一直看着他和牛消失在漠漠的荒原上……

三

在这头雄壮的公牛对比之下，他显得更加弱小。谁见了都会有这样的担心：一旦这公牛暴躁，卷起旋风来，就会将他轻而易举地挟裹、抛掷到任何角落。他觉察到自己在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什么，然而，整整一个上午都没有发生任何异常迹象。那牛一声不响地跟着他。当他转过头去察看它那双凸出的眼睛时，他忽然从那种安静里感到一种不祥，一种潜在的危机。他心里感到气虚，有点儿信不过自己，甚至有一种不期而然的恐怖感。他开始有点儿懊悔了：为什么一定要挑选这头牛呢？

他很想哼一支歌。但他不会唱歌。

下午，它终于开始找他的麻烦了。它显出再也憋不住的恶相，喷着响鼻。他心一紧缩，不由得抓紧牛绳，并不时地掉过头去观察它。它的脑袋烦躁地甩了一阵，往胸前用力一勾，鼎立着不走了。

他拉了拉牛绳，它纹丝不动。

“不走吗？”他用威胁的口气说。

牛倔强地挺立在原地。

“你等着！”他觉得该立即给它一点厉害看看，让它睁眼认识认识他。路还长着呢，任它这样下去还得了？他顺手从路边树上扳下一根树枝：“走还是不走？”

不走。

“好啊！”他用警告的口气说，“再不走，我就要抽你了！”

它极为傲慢地一甩脑袋，把他扫到了路边。

他打了一个踉跄，急了，挥起树枝就抽，它先是忍着，任打不动，突然猛然往前一跃，把绳子从他手里拽出，沿着大路飞奔而去。

“站住！”他赤着双脚，拼命地追赶上去。

它根本不顾他的呼喊，身体像海浪一样颠簸着猛跑，后蹄不住地向后抛着泥花。

“站住！”他被土疙瘩绊了一下，重重地栽倒在地，摔得满眼闪着金星。他用胳膊支撑起身子，额头满是泥土，面颊擦破了，鼻子也流血了。他望着在他面前腾跃的大牛。他看不见它的脑袋，只看见两根半截牛角、四只不停地向后掀动的蹄子和一堵墙似的臀部以及飞在空中的大尾。他是趴在地上仰看的，那跑动中的牛也就越发显得庞大、气派。他用手背擦去鼻下的血，用欢呼的声调叫着：“站住！”跳了起来，撒腿猛追。

不知追了多远，牛突然站住了——过一座水泥桥时，牛绳正巧刹在两块水泥板的缝隙里，被卡住了。

他喘着气笑那牛：“跑呀，你怎么不跑了呢？”

他又抓回了牛绳。他揍了它一顿，然后，轰它急急忙忙地赶路。一个下午，一会儿走，一会儿跑，一会儿拽，一会儿推，不住地吆喝，不住地咒骂，不住地流汗，不住地喘息。

夜慢慢笼罩下来。他两腿拖不动了，把牛紧紧地在树上拴好后，身体顺着一棵老树的树干溜下，软绵绵地躺在草地上，干咽着奶奶给他做的干粮。

天空没有一丝云彩，月亮和星星照耀着村庄、田野和河流。空气是透明的，能看出很远，近处，甚至连草茎都依稀可辨。不远处是条大河，水色茫茫。除了“豁唧豁唧”的流水声在夜空下传播着，整个荒原竟无一丝声息。

此刻，是这一天里面最安静的时候。

夏末的夜已颇有几分凉气，加之又在生疏的异乡荒野，他无法入睡。仰望星空，他想：家在哪一颗星星下面呢？奶奶还在搓绳吗？

祖母为了她这个孙子，不分寒冬溽暑，搓了十几年的草绳，捶草的石头被捶出了一个凹坑。她的手被磨去了一层又一层皮。有时生活拮据，她会整宿坐在凳上，直搓到四方大亮。刚刚长出新皮的手又被搓破了，渗着鲜血，他见了想哭。祖母说：“别怕！”到今天，她搓的草绳一根根接起来该有多长呢？

他开始想念祖母。

牛卧在地上，它也在仰望着星空。夜色里，那两只眼睛，闪着生动的光彩，两只犄角显得更长，更美。月色在它迷人的黑色的剪影上笼上银色的光圈。

他挪了挪身子，挨近了它，倚在它光滑的身上，用后颈亲昵地摩挲着它的身体，望着星空，心里充溢着甘美的幸福：奶奶，等我和牛！

他猛然想起祖母一日三顿的烧煮，心一下子紧缩了：不会有火星迸到干柴上吧？……

时间在黑暗里无声无息地流动着。不知什么时候，远方拍击河岸的水声，在他的听觉里，变成了祖母捶草的榔头声——几乎每天夜里，总是这榔头声将他带进梦乡——他垂下眼皮睡着了。